

一位警察的口述：我在年三十晚上，追捕逃走的疑似病例 | 三明治

mp.weixin.qq.com/s/o9_1TzLGLpopvSQ0GyS6DQ

□



来开门的是一个女生，她是患者的朋友，患者和家属就是乘坐她的车来到增城的。看见门口站着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她情绪倒是很平稳，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疾控中心的人先初步登记屋里人的健康信息。屋里有三个人，疑似病例、疑似病例的丈夫，还有来开门的女生。病患有咳嗽的症状，但看上去精神还挺好。为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坐在餐厅，他们三人待在客厅的沙发上。

起初三个人都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觉得警察在小题大做。他们不同意离开小区，想办法找各种借口。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的女生小声辩解：“走的原因是一个人在医院里过年三十，太孤单。”

她还接着说：“大过年的，你们穿着防护服也太夸张，我今天也没看到过谁穿防护服。”

患者的丈夫也附和：“今天她去隔离，我一个人过年三十，也不是个事儿吧。再说了，这病传染真有那么厉害么？我看我们自己吃点药就能好，不需要去医院隔离。”

除此之外，患者和另外两人还担心现在三个人一起去隔离，医药费太高，负担不起。

病患和随行人员当时的态度，让我挺生气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时的防控宣传还不到位，他们真的没有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他们也是受害者。我抑制住个人情绪，语气严肃：“现在你的身体不好，已经被诊断为疑似，还到处乱跑，很有可能会感染其他人，如果到时候你被确诊，还造成他人被感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大年三十，你们的心情呢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但是配合隔离治疗才是对的。”师姐在一旁安抚这三个人。也许他们对我市的医疗水平不信任，所以才想跑到广州？我心里也琢磨着各种的可能性，继续耐心劝返。

夜里11点多，在我和同事轮番劝解下，疑似病例和另外两人才逐渐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表示愿意听从疾控中心人员的安排，在广州就地隔离治疗。“现在你也不用怕孤单，你们全部需要隔离治疗，一块在医院过年。”我最后对疑似病例说。

从我们进屋，到病患以及另外两位密切接触者愿意跟我们离开，前后花费一个多小时，时间听上去有点长，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属于快速完成任务。跟随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疑似病例和两位密切接触者送往广州的定点医院，我们本次的任务才算是顺利完成。

那天返程到家大概是凌晨两三点吧，妻子早已睡下。平时晚上回单位值班，我都是到早上8点半下班，所以第二天早上妻子还问我，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作为警察的家属，我的父母和妻子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平时不怎么过问。刚回去的那两天，我跟妻子说，年三十回单位值班的时候着凉了，最好我们先分房睡，吃饭也要分餐，别传染给你。汇报完工作，我如实告诉家人，我曾触过疑似患者，准备在家隔离，再三叮嘱爸妈不要太担心。

好消息是，经过广州定点医院的隔离观察和诊断，我在年三十晚上追捕的疑似病例患上的不是新冠肺炎，另外两人也相继解除医学观察。现在十四天的隔离期就要结束，我没有不良症状，马上能回到工作岗位了。我不在岗的日子里，警队的同事们继续在防疫的一线工作，连续破获了几起售卖口罩的诈骗案。

执行本次任务之前，我们市还有过一次疑似病例从医院逃跑的案例。居家自我隔离期间，我也看到一些因病人隐瞒自己的行动路线或病情，导致多人感染和隔离的新闻。我觉得普通人在没有掌握足够的讯息时，对于“被诊断为疑似”可能第一时间是手足无措，加上认知不足和一点私心，会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选择。**“追捕”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我们希望做的是让这部分人有机会补救自己的错误。**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做出非常恶劣的行为，比如制售假口罩、故意向他人传播病毒等等。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会比身边的人看到更多暗面，还是那句话吧，一点不怕那是假话，但我不能后退。



武汉日常

每日书特别版

01.24 — 02.22

在武汉“封城”的第一天，
三明治招募了五十名
人在武汉或者家乡在武汉的朋友，
一起用文字忠实地记录下
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的生活日常，
并且每天摘录一部分
他们的每日书发表。



扫码持续关注



三明治写作学院

从现在起, 记录你的2020生活



开始你的写作